

情系南昌路

文 / 冯济民

茄山河

南昌路是上海有名的淮海中路南面的一条马路。我搭南昌路有缘，有感情。因为从1950年到1976年，我曾经勒南昌路生活了26年。那有我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交关难忘的记忆。我屋里原来住勒南市小南门黄家路，1950年搬到南昌路靠雁荡路口的福寿坊。那是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新式里弄房子，有浴缸和抽水马桶。记得南昌路当时叫环龙路，雁荡路当时叫华龙路。小辰光妈妈带我出去，回来叫三轮车的辰光总归讲，到环龙路、华龙路。车夫一听就晓得了。福寿坊对面是复兴公园后门，那搭是一个十字路口，一直邪气闹猛。弄堂门口有大饼摊、铜匠摊、修脚踏车摊、皮匠摊。朝东路口是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。门口有只书报摊。摊主是个女人，伊男人是邮局职工，批发书报杂志勒此地售卖。我小辰光看的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老啥侬是勒迭个摊浪买的。买得多了，姆妈

搭女摊主成了熟人，一直相处了几十年，迭是后话。中华职业教育社对面路口有一个罗宋汤面包摊。女摊主高鼻梁好像有点外国血统，伊通常穿一件带花边的白围单，做的罗宋汤又红又浓，搭罗宋面包一道吃邪气可口。再朝东走几步就是大同幼稚园。当年是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。我小学一年级就是勒那搭读的。当年，复兴公园门口东面是一长排点心摊，大饼油条、菜饭、豆浆、馄饨、面条、汤团、老虎脚爪应有尽有，从早开到夜。附近居民的早点心搭夜宵照伊牌头。点心摊对面是各种各样小摊头，卖零食、套圈圈、打汽枪、打康乐球、打弹子五花八门，也是阿拉那点小囡最喜欢去的地方。出福寿坊朝西走，北面是民居，上海别墅、花园别墅、志丰里等皆是中高档新式里弄。只有离福寿坊勿远的南昌路100弄老渔洋里是石库门房子，里向有当年陈独秀办的《新青年》编辑部。志丰里再朝西，过了思南路的第一个弄堂里，有我当年上的南昌路第三幼稚园。至今我还保存有当时的成绩单。幼稚园弄堂朝西有一家眼病防治所，对面有

家“华外集邮社”。记得老板胖胖的，嘴巴里经常叨支雪茄。我小辰光集邮常常去买邮票。福寿坊对面一长排墙是原来的法国学堂，后来改为科学会堂。我爸爸是科技协会会员，所以小辰光常常有机会进去白相。朝西是几幢连排花园小洋房，再过去就是当时的市少体校。迭段南昌路浪的弄堂里差勿多侬有我的同学。自从1957年我就读的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搬到皋兰路后，我每天上学、放学侬要走那搭南昌路，一直到1961年小学毕业。当年，那搭南昌路邪气幽静，只有几片烟纸店，也勿大有汽车开过。夏天浓密的梧桐树荫下邪气阴凉。1976年我屋里从复兴公园后门搬到前门，还是经常到南昌路去。后来住到杨浦区，1999年又勒浦东买了房，从此远离南昌路。难板到浦西，有辰光也到南昌路走走。但那搭到处破墙开店，路浪车水马龙，喧闹替代了昔日的幽静，让我有一种失落搭惆怅的感觉。虽然离开南昌路已经四十多年了，但我勿会忘记自家从小住勒南昌路，是勒南昌路长大的。

老里早

我搭老伴常常回忆儿子的小辰光，前几日又讲到伊辣我爷娘屋里白相杆秤的事体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儿子四岁多，有趟我带伊去爷娘屋里白相。一进门，儿子就看到挂辣厨房墙壁浪的杆秤，偷偷交拿到手就奔出门，拿秤杆当枪瞄东瞄西，又当剑舞上舞下，推板一眼戳到邻居小囡的面孔，爷娘吓出一身汗。后来再去，爷娘做的第一桩事体就是拿秤囤起来。埃辰光的秤是杆秤，是生活当中的常用衡器。杆秤的结构交关简单，由秤杆、秤砣、秤纽、秤钩或秤盘组成，秤杆浪有显示斤两的秤星。为防止磨损，秤杆两头还有金属护圈。过去的杆秤一市斤有十六两，后来一市斤改为十两。杆秤有大有小，小的可以精确到毫，一个人就好操作。大的可以称几百斤，要二三个人才能完成。记得小辰光弄堂浪没有家专门做杆秤的作坊，里里外外就老板一个人。作坊的墙浪挂满大大小小的杆秤。我每趟走过，总看见老板拿把木钻，对牢秤杆钻洞。据伊讲，一把可以称三十斤的杆秤，要钻三百多只洞。等洞钻好，就拿根铝丝插进去，插好一个，用刀割断，用刀背敲平。等全部完成，再用砂纸打磨，就成了显示斤两的秤星。我还听老板对买秤的人讲，做秤杆的木料必须是风干一

两年的硬木，秤能一来，秤杆就勿容易开裂变形。因为木料的种类、分量、粗细、长短侬勿一样，伊店里的每把秤侬是勿一样的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做。当时的粮店、菜场、百货店侬是国营的，短斤缺两的事体勿大有。后来开放了集市贸易，个体商贩多了，就有摊贩动歪脑筋，辣秤砣、秤盘浪动手脚。特别是路边摆，因为没人管，经常短斤缺两。“买汰烧”们为了避免吃亏，只好自备杆秤。其实真正复称的并勿多，摊贩看见顾客带了杆秤，就勿大敢“做手脚”了。我爷娘屋里的杆秤就是埃歇辰光买的，从来就勿见伊拉用过。由于杆秤很便宜，有些弄虚作假的摊贩就算被人捉牢，秤被拗断，还是勿当回事体。记得有一天我下班，看见路边有个小贩推仔脚踏车卖香蕉，价钱比店里便宜勿少，就挑仔一串。小贩用杆秤一称，随口就报分量，还讲秤杆翘得老高便宜哉。我假装翻包，一边翻一边讲：“我用弹簧秤称称看。”小贩一听心虚了，马上推仔脚踏车就溜。现在衡器的品种越来越多，各种电子台秤、弹簧秤、天平秤，既精准又方便，杆秤被淘汰也就勿稀奇了。再讲现在提倡诚信经营，政府又严格监管，当年“买汰烧”们一手拎篮头，一手拿把杆秤去菜场的景象再也勿见了。

讲讲老早的杆秤

文 / 钱红春

灶披间

插秧是从前外公种田生涯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生产活动。无锡乡下，一年一季或两季的水稻是重要农作物。外公讲，一定要勒芒种前，拿秧苗田里初长成的水稻苗拔出来一捆捆扎好，搬送到大片水稻田里，按规定的间距再次插入田里。过脱芒种，就来勿及了，明年要吃什么米吃了。插秧顶辛苦，还要有技术。阿拉姆妈讲，伊小辰光也做过迭个生活，勿过，勿像人家插的秧，横里竖里，笔笃直；伊弯腰插秧，立起来看看，总归会歪到隔壁弄堂里去。伊讲，伊也试过拉根绳子做规矩，勿过，还是七歪八起。勿晓得是勿是因为迭个原因，后来阿拉外公就拿伊送到上海，进工厂学会了操作刨床，插秧勿好，阿拉姆妈总算可以拿一块块铁，刨得滴角四方，挺括括括。芒种入梅是外公讲的。勿过，现在的气象局常常有勿同意见，伊拉欢喜用数据讲闲话，入梅与否，伊拉讲了算。只勿过，从芒种前两日，一歇雨一歇晴一歇风

湿热天气要吃苦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凉一歇湿热的日脚开始了，也是上海人顶顶勿欢喜的日脚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“脾苦湿，急食苦以燥之”，脾脏勿欢喜潮湿，湿热天气里，更加要用饮食来吸潮祛湿，好在初夏日脚里有大量祛湿的苦味食物：枸杞藤、菊花菜、香莼笋，其中，苦得顶顶结棍

的要算苦瓜。假使欢喜吃汤的，可以试试苦瓜汤。选老苦瓜一根，汤大骨一根，盐适量。苦瓜洗净，切大块，去籽，剔干净白色内芯，用盐稍稍擦一擦，再次清爽；汤骨焯水，汰清爽，重新加清水，摆汤骨烧滚，撇浮沫，摆苦瓜块，转慢火炖一个钟头左右，再加适量盐调味就好吃了。有人怕苦，欢喜汤里摆一粒蜜枣，味道是好一点，功效就差一点了，看自家欢喜。又或者，勿欢喜苦汤的，可以选嫩苦瓜塞肉。苦瓜整根洗净清爽，切成一寸勿到的圆段，用小刀转着圈挖去籽和白色芯子；肉糜加料酒、盐、糖、生抽、葱花和两只鹌鹑蛋一道搅拌均匀，塞进苦瓜填平，摆放进深盆里，蒸锅放水烧开，苦瓜放入，蒸12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。苦瓜软糯，因为有了肉糜鲜味的浸润，苦味已经可以忽略勿计了。做啥要加鹌鹑蛋？一是因为正好冰箱里有，二是因为蛋小水分少，肉糜更加紧实，有咬劲。

沪语童谣

阿弟三问

文 / 陈金生

阿弟刚进小学校，样样事体想知道。正巧阿哥辣屋里，提问像开连珠炮。一问月亮挂云霄，宇航叔叔登月早，将来大家侬搬家，碰到月圆变月牙，是否轧得吃勿消？二问太阳当空烧，贴着西山下班了，西山大树多又高，

太阳夹辣树杈里，大树哪能勿烧焦？三问地球转勿停，两个半球分工巧，一半日里一半夜，当伊转到下底头，阿拉会否朝下掉？阿哥听仔笑弯腰：要提问题先动脑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科学基础快打牢，疑问将来会分晓。

裹粽子搭仔赛龙舟

文 / 邵天骏

老早仔，端午节到外头白相，曾经专门去了一趟位于青浦的朱家角。千年古镇的景色中自有一种婉约的诗意，就连薄薄的雾气，当中也透出一点点甜糯的感觉。这里的人们依水而生，与湖为邻，这里的古巷民居、小桥流水、湖光秀色，正是寻觅古镇风貌，体验端午风情的大好去处。朱家角较好地保留了江南古镇的诸多特色，走在人流熙攘的小巷里，各种古朴的建筑搭仔门面，颇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勿少游客是冲着现做现卖粽子的门店去的，那搭侬但可以品尝到勿同口味的粽子，还能观看、体验裹粽子的乐趣。一张张青色粽叶，在江南女子分外灵巧的手里，奇迹般地变幻出各种形状，有的成了香气扑鼻的大肉粽，有的成了有着尖尖菱角的赤豆粽，有的成了外形圆润的蛋黄粽，还有的则成了小巧

可爱的连绳粽……俨然就是一件件令人赏心悦目的“工艺品”。她们裹粽子的速度奇快，三下两下，一张粽叶就变成了一只粽子，甚至勿用一根绳子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也有门店用绳子来包扎，却看勿到绳结，让人啧啧称奇。漫步古镇的石板小路，空气里飘浮着粽子的淡淡清香，便有食欲悄悄滋生。随便选一家小店，买上几只便可大快朵颐。悠悠流淌的漕港河将小镇一分二。到了端午节，赛龙舟就成了河面上的一道亮丽风景。伴随着一阵阵激昂的鼓乐，几艘色彩绚丽的龙舟在河面上快速穿行，两岸的喝彩声此起彼伏。我站在古桥上，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，时尚与怀旧交融，恍惚间融入了岁月碰撞留下的缤纷色彩里。

沪语趣谈

“碰着”两个字，辣上海闲话里用场蛮大的。比方讲运道好，叫“额角头碰着天花板”；碰额角头，本来属于既没把握试试看的事体，试出了最好结果，就是额角头高得碰着天花板了。倒转来讲，办事不顺利，霉气罩头，就叫“碰着赤佬”“碰着大头鬼”，甚至极而言之：“碰到七十二只大头鬼”。这种勿确定、要靠机会或运气才可以成功的情况也叫做“碰着发”“凿着法”。《海上花列

上海话里的“碰着”

文 / 叶世荪

传》里张小村向赵朴斋介绍来钱的门道：“生意里借转点，碰着发，有啥进益，补凑补凑。”形容“正好勿巧”“眼眼交错过”，上海人讲“吃素碰着月大”。过去老年人常要吃一个月素食，有时碰上大月（有三十天的月份），就得多吃一天素，所以后来常用这句俗语来比喻事不凑巧。依上门去看朋友，结果这位朋友却碰巧外出，这就叫“吃素碰着月大”，也可以讲“眼眼交错着眼眼交”。如果某些人运气好，原来以为他无法做到的事，无法达到的目的，居然硬是被他做到了，这就叫“瞎猫碰着死老鼠”。

办要紧要慢的事体碰到勿紧勿慢的人，或者急脾气的人碰着慢性子的人，上海人讲“急惊风碰着慢郎中”。想想看，孩子得了急症，高烧、抽筋、翻白眼，家长急急忙忙寻到郎中请伊出诊，结果郎中先整理一番衣袍，再匆匆忙忙整理药箱，阿要急救人！其他还有：“黑眼睛碰着白银子”形容见钱眼开、见财起意；“骑牛碰着亲家公”形容不体面的事体偏被亲近的人撞见；“钉头碰着铁头”比喻厉害人遇到厉害人，双方态度都很强硬；“巧媚眼碰着瞎子”比喻遇到不识货的人。可见出门在外，难免会“碰着”点啥。